

陶寒羽卒著

無頭大次血

中國優待案

中國偵探案

# 無頭大盜

吳門陶寒翠著

## 第一章 無頭之影



莊佩紳懶洋洋的躺在一隻籐榻上。疊連打了幾個呵欠。閉下眼睛低聲說道。阿紅。搥輕些。他腳踝旁邊蹲着的一個清俊小婢聽了。果然把伊兩個小拳頭。在佩紳的腳踝上輕輕的一上一下搥着。不再使着勁兒搥咧。停一會兒。佩紳鼻息微微。早已睡了過去。阿紅纔立了起來。離開佩紳。放下脚步。稍稍地掀開一座蝦鬚軟簾。轉過大理石屏風。一溜煙跑了出去。却儘佩紳一個人橫在書房裏打盹。

這時候天氣已交了中夏。所以那書房中裝置的幾盞電燈。燈亮的四圍。都

罩上綠玻璃的纓絡。那燈光從纓絡裏映射下來。碧油油地。好像是春夜的月輝一樣。照在人的眼睛裏。更宛比似水一般的清涼。最是容易催人睡眠的。加着今天飯後。佩紳同着三位姨太太打了四圈麻雀。精神上有些支持不下。所以橫在榻上。不消一刻辰光。已經睡的像一隻死豬一般。

那所書房間雖是小小的。但是滿房間的擺設。却是富麗非凡。儘有一些很值錢的東西。原因爲佩紳當切在北京任職的幾年。曾經在琉璃廠古玩鋪裏收羅着好些名貴的古董。竟有一小半都是從大內裏盜賣出來的。如今別的不講。只說他書桌旁邊所陳列的一座周鼎。着實好算。是人間希有的。一件寶貝。據說這座古鼎。本是端陶齋藏的。陶齋所藏的古玩。在全國是第一。他所藏最名貴的古玩。這座周鼎是第一。當初有一位英國皇家博物院收集員。情願出了重價向陶齋買這座鼎。陶齋那裏肯答應他。直到陶齋在

四川省城裏給姓尹的革命黨殺死了。他家裏所有的許多古董。纔漸漸地流落到外面來。這座周鼎。就被佩紳得了。佩紳素性喜歡藏古的。得了這座鼎。竟保愛得好。比是自己的性命一般。一天之中。總要把他摩挲個十七八回。

玻璃窗外花園裏。陡的起了一片喧嚷之聲。佩紳被他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忙向窗外接連問道。什麼事。什麼事。窗外假山石畔五六個小婢子。早已喘着氣奔進書房裏來。阿翠連面孔也嚇黃了。指着窗外對佩紳斷斷續續的說道。爺……大爺……鬼……無常鬼……黑無常鬼……阿金也搶着說道。不……不是……不是無常鬼。是一個無頭鬼。阿玉雙手按住了胸脯。帶着哭聲接着道。大爺怕啊。怕得很。這個鬼真的沒有頭的一瞥。他就不見了。佩紳聽他們嘈嘈雜雜的吵着。忙先把他們喝住了。就問阿紅呢。大家都回

說不知道。佩紳遂從榻上走了下來。剛想按電鈴招傭僕進來去搜檢花園時。驀地裏瞧見書桌旁邊擺的一座周鼎。早已不見了。佩紳禁不住失聲叫道。哎呀。不好了。周鼎那裏去了。

一時驚動了全家上下人們。都趕到書房裏來搜尋這座古鼎。終是不見。有幾個僕役照着燈籠。到花園裏去尋了一會。也是不見。佩紳纔明白他們在花園裏見的。並不是什麼鬼。竟是一個賊。他遂叫阿翠把當時他們在花園裏所見的情形。詳細說來。阿翠定了一會神。纔說道。那時我同阿金阿玉幾個人。躲在假山底下。捉油火蟲。忽然瞧見一個周身黑黑的人。從那棵桂花樹底下。無聲無息的。直向亭子背後走去。眼睛一霎就此不見。佩紳問道。但是他的面孔。你可見麼。佩翠把小臉搖搖了兩搖。回答說。他是沒有頭的。佩紳恨恨的向阿翠啐了一口。罵道。胡說。他有着身子。難道沒有頭的麼。阿金

阿玉一輩人忙在一旁說道。大爺阿翠說的不錯。他真的是沒有頭的。佩紳聽了。倒也着實奇怪起來。心想不要真的是鬼罷。但是那隻鼎那裏去了呢。難道給鬼偷去了麼。

莊夫人和幾個姨太太在旁邊聽得阿翠這樣說。大家都嚇得忒楞楞地顫了起來。佩紳見他們如此害怕。就吩咐他們走到裏邊去。一面佩紳再打了一個電話到盤門警察分廳裏去。說這裏發現了一樁奇案。快派幾個偵探來偵查。

警察分廳裏聽說金絲塢沿莊府裏發生了案子。那裏敢怠慢。廳長立刻派着探目王得勝。帶同四名警士。趕到莊府上去偵查。佩紳把大略情形說了。王得勝幾個人就在書房花園等處勘驗一番。竟也查不出甚麼證據來。可是那莊佩紳却管不得有證據沒證據。勒令王得勝一輩人要在七天之內。

將這座古鼎追查回來。并且再要查明那花園中這個無頭的東西。究竟是人是鬼。也要在七天之內給一個明白答復來。王得勝等人聽了一個個暗暗叫苦起來。你想王得勝一輩人從來不曾見過鬼。是怎模樣的。倘使那個無頭東西真的是一個鬼。那麼應該用怎樣方法去證明他是一個鬼呢。這不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麼。就是那隻古鼎。此刻既查不出一些證據來。要在一星期裏得一個着落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莊佩紳是一位蘇州城內獨一無二的大鄉紳。他怎樣說誰也不敢違拗的。因此王得勝等只好蹙着眉毛。勉強客應了幾個是垂頭喪氣的歸到廳裏去。

王得勝一輩人去了之後。佩紳仍在書房裏一隻炕牀上橫着。一疊連聲的唉嘆不止。這時他的三姨太雪珠。從裏邊拿了一副煙具。走了出來。俏眉嬌眼的問着佩紳道。老爺忙了一會子。可是倦了。可要香一筒罷。佩紳微微地

點了一陣子頭。雪珠就將煙具擺在炕牀中間。自己也向佩紳對面躺下。點上煙燈。開出煙匣。用籤子拈了一些子煙膏。湊近那燈。不住的搏弄着。一壁對佩紳說道。你在藤榻上養神的時光。我記得阿紅是在一邊替你捶腿。後來你睡着了。他倒溜了出去。要是他不走開來。這座鼎怎麼會遺失呢。這次的禍殃。豈不全是那狐媚子種的麼。此刻出了事。他也不出來問一個信兒。這也是老爺把他們嬌縱慣了。照我雪珠的意思。此刻老爺極應該提他到面前來。給他一個苦楚。發一次威。也算是個懲一儆百的意思。那麼以後別個婢子服侍你老爺。再也不敢躲懶了。

雪珠本是佩紳最寵愛的一個小妾。他說的話。佩紳幾於沒一句不聽的。只是雪珠的妒忌心很重。伊見阿紅在婢兒隊裏。面貌生得最是標緻。平常服侍老爺。也很能獻些殷勤兒。雪珠冷眼看了。深怕佩紳愛伊的心。將來或要

移到阿紅身上去。把他列入專房。扶婢爲妾。可不是老爺愛已之心。從此就要衰了麼。恰巧此次出了這件事。雪珠就存心要陷害阿紅。忙在佩紳面前。進上幾句纔言。佩紳本來氣得發昏。聽伊如此一說。倒也信以爲真。

佩紳想當時我睡着之後。阿紅倘是不走開。那座鼎再也不會遺失的。這件禍事。真是阿紅的不好。一時惱上心來。大聲問地上立的幾個婢子道。阿紅呢。大家回說不知道。佩紳遂將李升魏福一輩男僕喊了進來。喝着叫他們快快把阿紅捉來。李升等人一得此令。連忙趕出書房門。在四下裏找尋阿紅。

## 第二章 小婢慘死

說也奇怪。李升等人在四下裏找了半天。竟尋不出一個影蹤來。魏福忙道。不要這座鼎的失去。阿紅也是有關係的。罷。李升聽了。倒也點頭稱是。後來

他們幾人直尋到廚房裏。問那燒飯娘姨趙媽。可看見阿紅不曾。趙媽道。可是問紅姑娘麼。剛纔他吃了半盞飯。說今天服侍了大爺大半天。身子有些乏。睡去了。張俊笑道。怪說那小丫頭那裏去了。原來寫寫意意的困覺去咧。我們今天奉着大爺之命。也顧不得什麼。不如就此闖到他們婢子的下房裏去。索性到他牀上捉去。

李升等人也笑道。好的好的。我們就此捉去。大家說着。早已追進下房。瞧見阿紅牀上的帳子。果是低低睡着。江財搶先把帳子吊起。衆人掩前去悄悄一覷。見阿紅正裏着一條薄薄的棉被兒。睡的正濃。天時熱。所以頰邊還微微的淪着幾個小小汗珠兒。

李升立在一邊呆呆的向帳中瞧了一會。嘴邊掛着涎兒。嚥笑了幾聲。說道。模樣兒俏到這般地步。燈底下瞧了。怪動人的。魏福。你看他白白的兩隻臂。

膀兒。真比香藕還白。要是肯給我嚙一口。我死了也願意的。魏福呶呶的罵道。小畜生。這時候你還要打什麼趣。魏福說着。接連大叫一聲道。紅姑娘快起來。老爺招你。阿紅纔醒過來。張俊江財兩人。竟把床上的被一掀。將阿紅從牀上直拖下來。

原來阿紅怕着熱。身上一絲都不曾遮。給他們如此一拖。既羞且嚇。心中疑惑。這一輩人都不懷着好意。因大聲的喊起救命來。江財向伊照臉一掌道。喊什麼。你倒安安逸逸睡了。可知你既經闖下了潑天大禍。大爺要你性命呢。李升在旁推着江財道。仗勢欺人做什麼呢。我們大家都是奴才。何苦再要欺他。江財給李升這般一說。心上老不服氣起來。竟又伸着拳頭要打李升。魏福等連忙把他勸住了。纔算沒事。

阿紅還是挨住了身子不肯前走。李升道。你就快些去罷。倒不要再吃眼前

虧阿紅哭道。既是我犯了事。去見大爺。也應該給一個體面。我教我精赤條條。怎樣立到人面前去呢。江財把眼睛瞪了一瞪。伸起手指兒。在阿紅額上。很命的一戮。又是罵道。小騷貨。此刻你再顧什麼體面。要是不順順從從的。跟我們出去。現在老子先撕你的皮。

阿紅仍是不肯前走。只哀求着江財道。江財。你不要如此。大家總有一個過失的。何苦這般作賤我。江財又是把阿紅照臉一掌。罵道。我老子的姓名。配你叫麼。江財說罷。拉住了阿紅的辮髮。很命的向前拖去。魏福一輩人。却在後面簇擁着。直把阿紅拉到佩紳面前。阿紅只是伸着手。掩住了面孔。儘着哭。黑漆漆的頭髮。紛着披滿了一身。顛巍巍的立在那幽綠的電光底下。竟好像是西洋名畫家畫的一幅裸體油畫。

雪珠一壁裝煙給佩紳呼。一壁把失鼎的事說了一遍。却儘怪着阿紅不好。

說你倘是不走開。這鼎再也不致遺失的。雪珠這般的數罵着。佩紳却一句話都沒有。只是閉着眼睛。嗤嗤嗤的抽那大煙。那阿紅却也儘雪珠罵。自己還是嚶嚶地啜泣個不住。雪珠又是罵道。你還要裝那騷腔。你裝給誰看。不要臉的小妖精。

阿紅的性子。本是很剛強的。加着他對於雪珠。心上也有些不甚悅服。今聽得伊如此辱罵。禁不住也反唇道。你不過一個姨太太罷了。究有什麼希罕。我要裝腔給你看。做什麼。我雖是不要臉。只怕別人還要比我不要臉呢。雪珠不防備阿紅竟敢反唇。自己一時不得下場。突然拋了煙槍。也嚎啕大哭起來。嗚嗚咽咽的說道。總是我命苦。來做人家的老婆。不料那男人又是這般的反教。婢子也來欺負我了。這些事我本也不願多管。此刻我只說了幾句話。那婢子竟造反了。却不道那男人又好像死的一樣。倒反是一句話。

都沒有。難道要讓那淫婢子把我欺死不成。

起先佩紳命傭人去捉阿紅的時光。他自己的聲勢。不是很洶洶的麼。何以人既捉了來。他反默默無言呢。原來他呼了一口烟。倒把癮提了起來。一時抽烟還來不及。那裏還管這些事。所以阿紅赤條條的立在地下。他竟好像沒有瞧見一般。却連一句話都不去問伊。此時經雪珠啼啼哭哭的吵個不休。又加着他語氣之中。很有一股挑撥的意思。佩紳經不起他三言二語一說。心頭的火。早已直冒了起來。因將烟槍一推。自己從軟枕上直豎起來。伸着指頭數罵阿紅道。賤貨。今夜那座鼎的遺夫。本來全是你的過失。今你非但不肯認錯。倒竟把主子也搶白起來。這簡直是沒有天理了。總算我白養了你一場。化了上千銀子。却買着你這種賤貨。如今我也不要你了。不如立刻把你處死的好。

佩紳說到這裏。就在坑上提起一支甘蔗。很命的向阿紅周身亂打上去。雪珠見丈夫幫着自己。心上越發得了意。忙收了眼淚。將甘蔗從佩紳手中奪了過來。一壁仍把佩紳按倒在炕上去。換着笑臉說道。老爺不要傷了自己。的手。還是躺着的好。那賤貨且讓我來仔細治他。佩紳經雪珠這麼一勸。果然又將身子橫了下來。嘴裏却還是噤哩咕嚕。不知是罵些什麼。雪珠將佩紳勸住了。自己就高踞在一隻榻上。向阿紅圓睜着眼睛喝道。賤貨快給我跪下來。阿紅只是嚶嚶的泣着。雪珠的話。他竟好像沒有聽得一般。訕的一響。雪珠手裏執的一支甘蔗兒。早已照正阿紅臉上。直劈過去。頓時阿紅的臉上。打得血淋淋的。怪是可怕。倒是阿紅的性子真剛強。伊雖喫着苦。却還是和雪珠倔強着。哭着說道。你打死我。我也不跪的。我的腿那能够向你跪着呢。佩紳深恐阿紅如此一強。雪珠又要發起性子來。遂又從炕上

一翻身爬了起來。手裏拈着一支燒的通紅的煙籤子。向阿紅的兩座乳峯上邊恨恨的籤了幾下。罵道。賤貨。你還要強麼。

煙籤子紅紅的戳進了細膩的皮膚之內。嗤嗤的發着幾聲細響。那阿紅早已支持不住。一倒身橫在地上。左右打着滾兒狂聲的叫痛不止。雪珠還說他是裝腔做勢。竟也拿了燒紅的煙籤子。向王阿紅的私處拚死的猛戳下去。阿紅伸長頸了。子怪喊了一聲。忽然直直的躺在地上。再也不動一動。佩紳走下炕。下向阿紅仔細相了一會。見他的嘴唇已漸漸地泛白了。再把他身子摸了一摸。也是漸漸地冰冷了。佩紳只是冷笑了一聲。把脚尖兒向那死屍頭上輕輕的蹴了一腳。低聲說道。如今你真的去了。你也怪不得人家。這是你自己要討死。要是你肯服軟些。又何致於如此死呢。

有錢有勢的人家。弄死一個奴才。算不得什麼事的。阿紅既死。佩紳就叫幾

個老媽子進來。替他將衣裳穿上。一面又打發人去買了一口薄薄的桐棺。將他屍兒塞了進去。蓋上棺蓋。四面草草的釘了。到了明天絕早。就由幾個小廝。把他從後門抬了出去。直到盤門荒塚堆裏。把那棺兒向草地裏一拋。就算了事。可憐的阿紅。失了一座鼎。却把他的一條小性命也白白地竄送咧。

### 第三章 悍僕受報

七天的限期。只剩三天了。探目王得勝。非但不能把這件離奇案子偵探個明白出來。那料在限期的第四天夜半兩點鐘光景。莊佩紳家裏忽然又鬧起鬼來。咧。原來那時候莊府裏上上下下的人們都已睡了。驀地裏。宅已經熄滅的電燈。條的又一齊亮了。起來。當時江財還不曾睡着。見房裏電燈突然雪亮。心裏明白有事。忙喊醒了魏福一班人。披上衣服。趕到外面搜查。